

南史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李延壽大小皆撰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魚弘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

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尅司徒袁粲以勳  
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  
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  
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  
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  
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  
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  
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  
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

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  
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  
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  
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  
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  
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  
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  
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  
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

南史及傳卷四十五  
崔門衆號三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  
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  
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  
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  
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  
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  
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輿出  
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

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  
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  
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  
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  
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  
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  
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丹楊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  
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顏色武帝宥而不責進

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

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

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恣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

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椅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

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歛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團練使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

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

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橐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

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章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岬燒營英自東岬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



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  
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  
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  
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  
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  
臣修謁是時魏軍攻鍾離蔣帝神報敕必圍許  
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  
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焉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

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  
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  
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  
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  
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  
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  
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恃  
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  
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

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

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意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任位官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

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黷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

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摠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

戶衆咸異焉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荊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

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

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胃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

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尅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

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距頻戰尅捷尋敕班師合肥頓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盛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

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踈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踈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爲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

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  
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  
安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子誼襲封豐城縣公夏侯益公職起世曹谷云  
曹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  
陸太守師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  
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尅之時譙州  
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  
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

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  
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  
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  
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顯達  
降詔改爲北司州以顯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  
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  
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  
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  
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

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  
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  
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  
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夜妾曳羅綺飾金翠者  
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  
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譔嗣官至  
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海行常停鄉里領其父  
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  
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譔前驅濟江頓兵

上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帛盡略有  
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竝有國色明被魏  
囚其妾竝還都第譔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  
常爲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  
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  
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  
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  
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



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  
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  
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  
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  
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  
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  
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  
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  
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  
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  
祿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  
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  
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竝不從命鎮軍  
蕭穎胃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爲領軍  
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

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  
百禪其外竝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  
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  
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  
金革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鈎且公  
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  
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  
二年入爲直閭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  
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

守  
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  
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  
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  
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于郡贈左衛將  
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閭一踊而絕良  
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  
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  
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

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闔艦以待之魏軍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呂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

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

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尅之贈鎮西將軍  
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  
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  
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  
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  
尸號哭氣絕良久勅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  
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栢年  
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時氐賊李烏奴攻

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  
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  
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  
遷扶風太守毋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  
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  
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  
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荊州刺史公則爲西中  
郎中兵參軍又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爲輔  
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

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  
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  
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  
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  
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  
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  
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  
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  
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

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  
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懦怯城內輕之  
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  
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  
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  
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  
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  
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  
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

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炭苦豈可僴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

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暕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

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

郡注籍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使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旣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降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建康元起

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光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尅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

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尅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



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  
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  
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  
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  
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  
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  
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  
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

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  
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  
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  
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  
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  
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  
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  
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  
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爲

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二食論樂論無以之對昔令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荆

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華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

南史列傳卷四十五  
二五  
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文領安

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

戊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  
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  
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  
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說顯達曰  
洧均水急不如悉船於鄴城方道步進顯達不  
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  
指路以全尋爲洧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  
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  
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

常爲前鋒武帝即位爲驍騎將軍到增城縣男  
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  
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  
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  
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壘壘未固城中  
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  
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  
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  
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

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  
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  
軍敗績進爵為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  
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  
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  
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  
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  
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  
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

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  
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  
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  
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  
之器量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  
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  
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  
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  
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

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向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禋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

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南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

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

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彼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决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决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冶鐵器大則釜萬小則鍤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

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  
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  
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  
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  
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  
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  
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  
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  
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

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  
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  
絢然之開湫東注又從反問於魏曰梁所懼開  
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  
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  
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  
此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  
子謂已必尸其事旣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  
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



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  
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  
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  
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整  
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  
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  
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縑縷者輒遣遺以  
縑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  
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  
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  
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  
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  
戍尅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  
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  
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

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

又遣大將軍李平功、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

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死，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南史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六當乘開南史五十六順聚西

李李延壽可莫北撰

張弘策子緬續續

庾域子子輿

鄭紹叔齊帝

呂僧珍美如

樂藹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

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毋彊  
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  
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  
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  
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人室常覺有雲氣  
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未與兄弘  
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  
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  
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

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  
主上運作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  
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  
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  
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  
舅欲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  
武帝伐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  
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

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

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祗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材折鼎覆餗跣踵可待蕭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

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  
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  
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  
公則諸將皆欲損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勝長驅  
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  
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  
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  
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  
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

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  
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  
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  
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  
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  
燒神獸門搃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  
殿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  
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  
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

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  
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  
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  
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  
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  
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緬字元長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  
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  
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

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  
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  
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  
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  
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  
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  
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  
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  
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

南史及傳卷四十六 五  
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  
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  
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  
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聞然如貧素者  
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息惠不設鉤距吏人  
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  
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  
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  
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  
文集五卷緬弟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  
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  
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  
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武  
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  
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



南史列傳卷四十六  
六  
輟手祕書郎四貞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  
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  
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  
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  
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  
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  
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  
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

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  
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  
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  
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  
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  
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  
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  
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  
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

慙或云續從元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續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續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奏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

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

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  
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  
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  
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  
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  
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  
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  
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  
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

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  
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  
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  
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  
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  
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  
付度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  
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  
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

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  
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  
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  
州績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  
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  
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答湘東信之乃覆船沉  
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  
績尋棄其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  
使責讓譽索績部下仍遣績向雍州前刺史岳

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  
聞賊陷臺城答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岬給績由  
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  
義舉事無不濟績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  
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  
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譽令  
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績以爲赴期大喜及至  
竝禽之績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答襲江陵  
常載績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

至建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  
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  
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  
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  
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  
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續之往雍州  
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  
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摠還齊珍寶財  
物悉付庫以粽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

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  
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  
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  
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  
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  
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  
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重望故有此  
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

時當綰兄續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  
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  
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  
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  
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  
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  
中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  
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  
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

尚書官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尅江陵  
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  
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  
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  
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  
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  
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  
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

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  
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  
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  
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  
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  
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  
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  
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  
加非所以揔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

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  
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武  
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  
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  
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  
士皆齧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子  
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  
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

守卒于官子子輿中領同黑轉國將軍寧國大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  
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  
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  
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  
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  
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戒性乃禁其哭泣梁  
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  
路險難啓求待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

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  
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  
東有滄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  
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  
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  
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滄預如幙本不  
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  
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  
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



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  
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  
手足枯孿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  
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  
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  
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  
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  
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  
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  
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  
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  
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  
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  
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  
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  
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  
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

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咲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

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

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之天監初入  
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  
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  
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  
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  
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  
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毋憂去職紹叔有至  
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管道縣侯復爲衛  
尉卿以管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

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  
衛尉旣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  
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  
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  
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軍至家  
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  
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  
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  
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



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谷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三張爭者乃

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溼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溼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

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摠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

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摠心膺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卮食武帝咲

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即日臨

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閤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

孫也家居江陵方願隆準舉動醞籍其舅雍州  
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  
所取慤由此竒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  
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  
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  
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  
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  
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  
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

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

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  
中從事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廨署  
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  
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  
藹爲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  
經絡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  
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  
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



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二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尅江陵眾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

死節遂什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悖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  
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續不  
能叶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  
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  
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  
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  
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惟幄之勲亦  
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七

李

延壽

沈約

子旋

孫衆

范雲

從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爲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  
川其後四國沈如葦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  
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使蔡

滅沈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  
有沈暹徵丞相不就漢初暹曾孫保封竹邑侯  
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  
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  
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勗勗生御史  
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勗內侯謙  
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爲州從  
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  
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

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  
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  
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  
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  
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艷字聖通任零陵太守  
致黃龍芝草之瑞弟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  
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  
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  
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

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  
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  
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  
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  
竝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  
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  
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  
亂兵革竝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  
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

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  
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  
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  
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  
將帥之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  
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  
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  
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冲南中郎參軍  
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

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  
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  
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  
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  
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  
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  
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  
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  
爲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

臥東南故屈買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  
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  
貴望竝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  
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思傳其  
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思於會稽作亂自稱征  
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思以爲餘姚  
令及思爲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  
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  
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

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尅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涪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山據

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

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

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橐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旣

門陷祿黨兄弟竝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竒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

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



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

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

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  
衛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  
城劓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  
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  
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  
戰大破之卽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  
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  
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  
得以鬻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

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  
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闕鄉姚泓掃境內兵屯  
燒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弘自率大  
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  
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  
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爲  
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  
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  
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

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關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吐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帝嘆曰

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

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途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旣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晔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旣長璞固

束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旣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毋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帶關西令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年

陳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旣就天人允協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

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遷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

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垂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

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毋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毋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冝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

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冝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

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  
丹楊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  
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膏有紫志聰明過人好  
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  
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  
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  
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  
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  
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

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  
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  
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  
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感於張稷及卒因與約  
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  
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  
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  
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



劔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  
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  
會豫州獻粟徑寸半帝竒之問粟事多少與約  
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  
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  
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  
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  
徐瑛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  
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

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  
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  
宗爲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  
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  
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  
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  
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  
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  
卷又撰邈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

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曾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

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大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

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

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  
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  
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  
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  
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  
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  
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  
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  
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

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  
茫然不識未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  
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  
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  
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  
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  
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  
良爲南徐州南兗州雲竝隨府遷每陳朝政得  
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

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匆匆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勸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

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旣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謹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

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日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

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爲帝所賞郡多豪

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  
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  
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  
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  
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祐姨  
弟徐藝爲曲江令祐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  
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  
獄會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  
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

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  
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  
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  
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  
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  
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  
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  
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  
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

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  
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  
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  
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  
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  
爲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王茂  
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  
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資茂帝賢其意而  
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

郊雲以待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  
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  
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  
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  
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  
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  
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  
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  
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



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  
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  
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  
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  
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  
此乃天意今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  
舊妾爲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  
恒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  
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

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  
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竒專趨人之急少與領  
軍長史王咳善雲起宅新城移家始畢咳亡於  
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  
自營唘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及居選官任寄  
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荅如流無所壅  
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  
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  
之初雲爲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

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  
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  
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  
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  
之有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即  
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  
敕賜謚曰文有集二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  
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  
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

游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都陽王參軍事雲從父  
兄續

續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續少孤貧事母孝  
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  
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  
下多車馬貴游續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  
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續簡  
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

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  
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  
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  
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  
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  
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蓆之上自有關  
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蓆者殿下是也落糞  
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  
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  
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  
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  
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  
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  
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譁  
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  
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

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爭刺爲此可便毀棄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纒來迎武帝與續有西邸之

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續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  
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  
情深惟舊竝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  
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  
為囀亦鳳德之衰乎緝姪直之節著于終始其  
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李延壽 本代撰

韋叡 元纂 放弟正 闡 獻子放 孫榮 稜弟正

裴邃 邃子之禮 之子忌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  
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  
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  
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

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袁顛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顛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爲

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侂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尅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

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  
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  
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  
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武  
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  
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  
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  
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  
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

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  
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  
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  
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  
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  
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  
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  
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  
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

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岍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旣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旣近懼



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  
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  
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  
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  
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  
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  
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  
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  
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  
叡鄉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  
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  
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  
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  
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  
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  
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  
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

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  
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  
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  
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  
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  
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  
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  
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  
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  
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  
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  
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  
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  
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  
悲且喜不暇荅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  
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  
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

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  
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  
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  
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  
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  
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陽  
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  
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  
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

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  
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  
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  
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  
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  
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  
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  
稜允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  
所發摛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

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符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

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  
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  
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摠兵會之魏大將  
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  
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  
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  
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  
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  
當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

李槃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  
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  
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  
還爲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  
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  
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  
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  
懷孕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  
率亡遺嗣孤弱放嘗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

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而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

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

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  
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  
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  
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  
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  
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  
助第九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  
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  
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

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  
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  
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  
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伏給之并散私  
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  
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  
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  
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  
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

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足是州將何須  
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  
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  
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  
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  
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  
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  
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  
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  
能效命企望抑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  
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田剖心以示於是諸將  
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  
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  
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當石頭  
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  
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  
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  
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



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  
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  
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  
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  
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  
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  
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  
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  
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爲

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  
陵敗伏誅放弟正正字敬直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儒善  
及僧儒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  
意正獨澹然及僧儒填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  
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  
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  
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爲尚書三公

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

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克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辨以爲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

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死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辨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

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

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末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等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爲嗣位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

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  
 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  
 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  
 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  
 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  
 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焉自是部  
 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  
 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

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一卷稜  
 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止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  
 江黯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  
 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  
 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  
 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為  
 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黯以常怏怏謂人  
 曰韋粲已落驂騑前朝廷是能育才不識者頗

以此闕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

邊境自效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尅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頽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

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遂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

以遂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自爲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甃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

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  
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  
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謚曰烈邃沈深有思略  
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  
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  
死當大闢土宇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  
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  
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

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  
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  
遮會儻象驚排突陞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  
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  
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  
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尅  
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



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邃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爲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摠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

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尅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  
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  
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  
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  
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  
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尅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  
唐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  
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之表授

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  
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  
衆軍出討委忌摠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  
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  
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  
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  
以明徹爲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  
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于長安年七十  
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  
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  
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  
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  
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遷直閣將軍侯景之亂  
隸鄴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  
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  
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  
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益城之橫

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  
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  
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  
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顛入守臺城及  
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  
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  
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尅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  
挾真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爲徐  
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

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謚曰忠

壯子鳳寶嗣

文東謝靈運王承福之贊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

各著功於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

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鞞板輿指麾隱如敵國

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自效邊疆盛績

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

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列傳第四十八

公大

南史

五十八

贊

